

184
5

芥子園畫傳初集

069581-001-0

184-5

芥子園画伝

王安哲 / 等摸古

M13-14

CEC-0191



芥子園畫傳卷第

東 京 圖 書 館

漢書門

藝術類

一三函

一三架

五二號

二二冊

李翁先生論定

芥子園畫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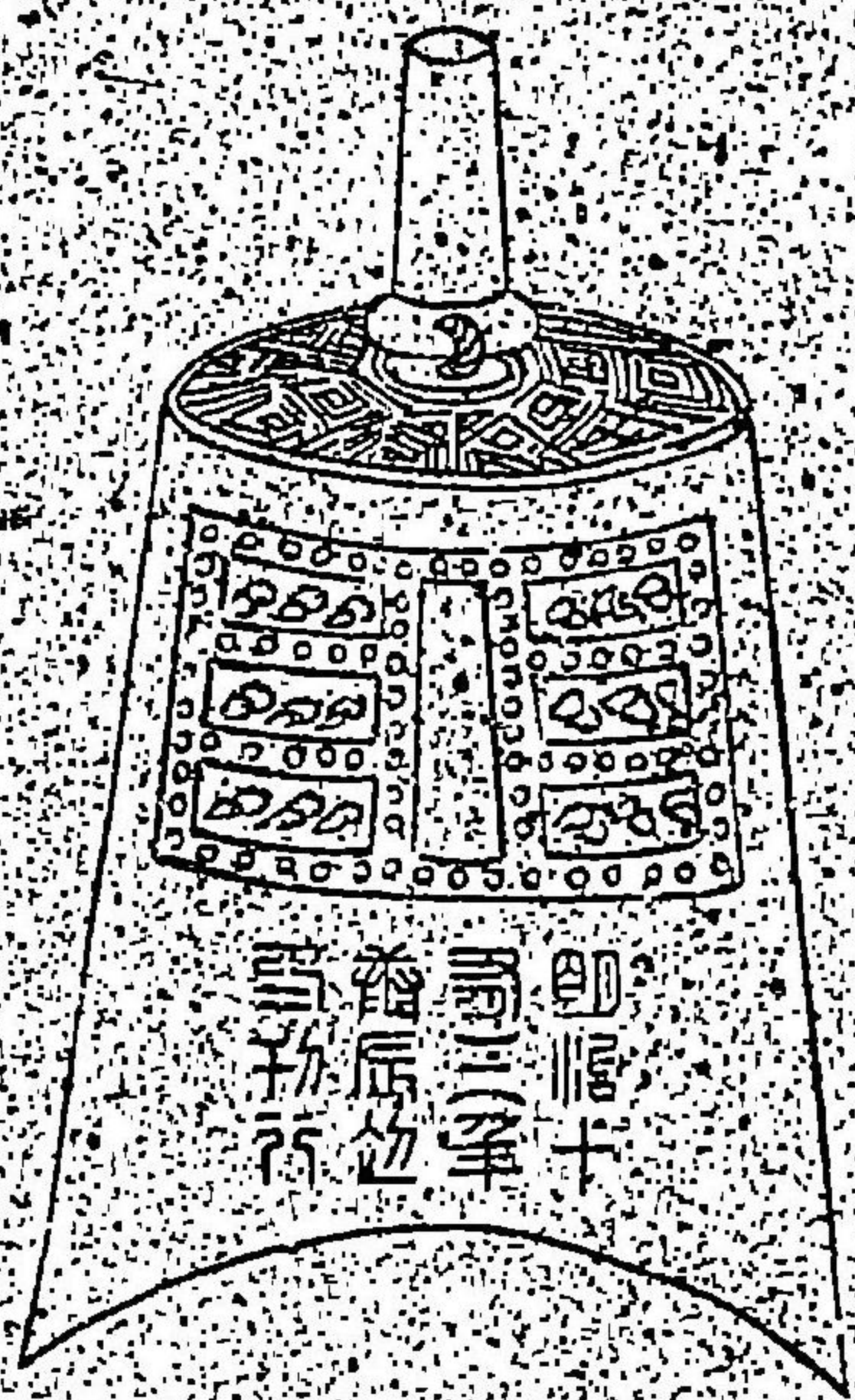
畫
卷
上
王
履
古

日
甫
履
畫
傳
卷
上

東台香山

序

今人愛真山水與畫山水無異也當其屏障列前幘冊盈几面彼崢嶸遐曠峰翠欲流泉聲若答時而烟雲掩靄時而景物清和宛然置身於一丘一壑之間不必蠟屐扶筇而巳有登臨之樂獨是觀人畫猶不若其自能



即
三
年
香
山
香
山
香
山

畫人畫之妙從外入自畫之妙由心
出其所契於山水之淺深必有間矣
余生平愛山水但能觀人畫而不能
自爲畫間嘗舟車所至不乏摩詰長
康之流降心問道多感額曰此道可
以意會難以形傳予甚爲不解今一
病經年不能出遊坐卧斗室屏絕人

事猶幸湖山在我几席寢食披對頗
得臥遊之樂因署一聯云盡收城郭
歸簷下全貯湖山在目中獨恨不能
爲之寫照以當枚生七發因語家倩
因伯曰繪圖一事相傳久矣奈何人
物翎毛花卉諸品皆有寫生佳譜至
山水一途獨泯泯無傳豈畫山水之

法洵可意會不可形傳耶抑畫家自
秘其傳不以公世耶因伯遂出一冊
謂予曰是先世所遺相傳已久予見
而奇之細爲玩賞委曲詳盡無體不
備如出數十人之手其行間標釋書
法多似吾家長蘅手筆及覽末幅得
李氏家藏及流芳印記益信爲長蘅

舊物云但此係家藏秘本隨意點染
未有倫次難以啓示後學耳因伯又
出一帙笑謂予曰向居金陵芥子園
時已囑王子安節增輯編次久矣迄
今三易寒暑始獲竣事予急把玩不
禁擊節有觀止之嘆計此圖原帙凡
四十三頁若爲分枝若爲點葉若爲

九三圖畫傳
巒頭若爲水口與夫坡石橋道宮室
舟車瑣細要法無不畢具安節於讀
書之暇分類彷彿摹補其不逮廣爲百
三十三頁更爲上窮歷代近輯名流
彙諸家所長得全圖四十頁爲初學
宗式其間用墨先後渲染濃淡配合
遠近諸法莫不較若列眉依其法以

成畫則向之全貯目中者今可出之
腕下矣有是不可磨滅之奇書而不
以公世豈非天地間一大缺陷事哉
急命付梓俾世之愛真山水者皆有
畫山水之樂不必居畫師之名而已
得虎頭之實所謂咫尺應須論萬里
者其爲臥遊不亦遠乎

時

康熙十有八年歲次己未長至後三日湖上笠翁李漁題於吳山之層

園



芥子園畫傳卷之一目錄

畫學淺說

論畫十八則

六法

六要

六長

三病

十二忌

三品

分宗

重品

成家

能變

計皴

釋名

用筆

用墨

重潤渲染

天地位置

破邪

去俗

設色各法

二十六則

石青

石綠

朱砂

銀硃

雄黃

石黃

乳金

傅粉

調脂

藤黃

靛花

草綠

赭石

蒼綠色

礬法

落款

指金

赭黃色

和墨

紙片

煉礬

礬金

老紅色

絹素

黝苔

洗粉

青在堂畫學淺說

鹿柴氏曰。論畫或尚繁。或尚簡。繁非也。簡非也。或謂之
 易。或謂之難。難非也。易亦非也。或貴有法。或貴無法。無
 法非也。終於有法更非也。惟先集度森嚴。而後超神盡
 變。有法之極。歸於無法。如顧長康之丹粉灑落。應手而
 生綺草。韓幹之乘黃獨擅。請画而來神明。則有法可無。
 法亦可惟先埋筆成塚。研鐵如泥。十日一水。五日一石。
 而後喜陵山水。李思訓屢月始成。吳道元一夕斷手。則
 曰難可。曰易亦可。惟胸貯五岳。目無全牛。讀萬卷書。行

萬里路馳突董巨之藩籬。直躋顧鄭之堂奧。若倪雲林之師右丞。山飛泉立。而爲水淨林空。若郭恕先之紙鳶放線。一掃數丈。而爲臺閣牛毛繭絲。則繁亦可簡。亦未始不可然。欲無法。必先有法。欲易先難。欲練筆簡淨。必入手繁縟。六法六長。三病十二忌。蓋可忽乎哉。

六法

南齊謝赫曰。氣運生動。曰骨法用筆。曰應物寫形。曰隨類傳彩。曰經營位置。曰傳模移寫。骨法以下五端。可學而成。氣運。必在生知。

六要六長

宋劉道醇曰。氣運兼力。一要也。格制俱老。二要也。變異合理。三要也。彩繪有澤。四要也。去來自然。五要也。師學捨短。六要也。

麤鹵求筆。一長也。僻澁求才。二長也。細巧求力。三長。狂怪求理。四長也。無墨求染。五長也。平畫求長。六長也。

三病

宋郭若虛曰。三病皆係用筆。一曰板板。則腕弱筆癡。全虧取與。狀物平扁。不能圓渾。二曰刻刻。則運筆中疑。心手相

戾。向畫之際。安生圭角。三曰結。結則欲行不行。當散不散。似物滯礙。不能流暢。

十二忌

元饒自然曰。一忌布置拍密。二遠近不分。三山無氣脈。四水無源流。五境無夔險。六路無出入。七石只一面。八樹少四枝。九人物偃僂。十樓閣錯雜。十一滯淡失宜。十二點染無法。

三品

夏文彥曰。氣運生動。出於天成。人莫窺其巧者。謂之神品。筆墨超絕。傳染得宜。意趣有餘者。謂之妙品。得其形似。而不失規矩者。謂之能品。

鹿柴氏曰。此述成論也。唐朱景真於三品之上。更增逸品。王休復廼先逸而後神妙。其意則祖於張彥遠。彥遠之言曰。失於自然而後神。失於神而後妙。失於妙而成謹細。其論固奇矣。但畫至於神能事已畢。豈有不自然者。逸則自應置三品之外。豈可與妙能議優劣。若失於謹細。則成無非無刺。媚世容悅。而為畫中之鄉愿。與媵妾。吾無取焉。

分宗

禪家有南北二宗。於唐始分。画家亦有南北二宗。亦於唐始分。其人實非南北也。北宗則李思訓父子。傳而為宗之。趙幹。趙伯駒。伯驢。以至馬遠。夏彥之。南宗則王摩詰。始用渲淡。一變鈎斫之法。其傳為張璪。荆浩。關仝。郭忠恕。董源。巨然。米氏父子。以至元之四大家。亦如六祖之後。馬駒雲門也。

重品

自古以文章名世。不必以画傳。而淡於繪事者。代不乏人。

茲不能具載。然不惟其画。惟其人。因其人。想見其画。令人

躑躅起。仰止之思者。漢則張衡。蔡邕。魏則楊修。蜀則諸葛

亮。亮有南爨圖。以化俗。晉則稽康。王羲之。王廙。書画皆為逸少師。王獻之。溫

嶠。宋則遠公。有江淮各山圖。南齊則謝惠連。梁則陶弘景。弘景以羈放二

牛圖。謝梁武徵聘。唐則盧鴻。有草堂圖。宋則司馬公。朱熹。蘇軾而已。

成家

自唐宋荆關董巨。以異代齊名。成四大家後。而至李唐。劉松年。馬遠。夏珪。為南渡四大家。趙孟頫。吳鎮。黃公望。王蒙。為元四大家。高彥敬。倪鎮。方方壺。雖屬逸品。亦卓然成家。

所謂諸大家者不必分門立戶而門戶自在如李唐則遠法思訓公望則近守董源彥敬則一洗宋體元鎮則首冠元人各自千秋赤幟難拔不知諸家肖子近日屬誰

能變

人物自顧陸展鄭以至僧繇道元一變也山水則大小李一變也荆關董巨又一變也李成范寬一變也劉李馬夏又一變也大廡黃鶴又一變也

鹿柴氏曰趙子昂居元代而猶守宋規沈啓南本明人而儼然元畫唐王洽若預知有米氏父子而潑墨之關鑰先開王摩詰若逆料有王蒙而渲淡之衣鉢早具或創於前或守於後或前人恐後人之不善變而先自變焉或後人更恐後人之不能善守前人而堅自守焉然變者有膽不變者亦有識

計皴

學者必須潛心畢智先功某一家皴至所學既成心手相應然後可以雜採旁收自出壚冶陶鑄諸家自成一家後則貴於渾忘而先實貴於不雜約畧計之

披麻皴

亂麻皴

芝麻皴

大斧皴

小斧皴

雲頭皴 雨點皴 彈渦皴 荷葉皴 磐頭皴

骷髏皴 鬼皮皴 解索皴 亂柴皴 牛毛皴

馬牙皴

更有披麻而雜雨點。荷葉而攪斧劈者。至某皴創自某人某人師法於某。余已具載於山石分圖之上。茲不贅。

釋名

淡墨重疊旋旋而取之曰斡。淡以斲筆橫臥惹而取之曰皴。再以水墨三四而淋之曰渲。以水墨滾同澤之曰刷。以

筆直往而指之曰擗。以筆頭特下而指之曰擢。擢以筆端而注之曰點。點施於人物亦施於苔樹。界引筆去謂之曰畫。畫施於樓閣亦施於松針。就縑素本色縈拂以淡水而成烟光。全無筆墨踪跡曰染。露筆墨踪跡而成雲縫水痕曰漬。瀑布用縑素本色。但以焦墨暈其傍曰分。山凹樹隙微以淡墨滃落成氣上下相接曰襯。

說文曰畫畛也。象田畛畔也。釋名曰畫掛也。以彩色掛象物也。尖曰峰。平曰頂。圓曰巒相連曰嶺。有穴曰岫。峻壁曰嵒。嵒間嵒下曰岩。路與山通曰谷。不通曰峪。峪中有水曰

溪山夾水曰澗。山下有潭曰瀨。山間平坦曰坂。水中怒石曰磯。海外奇山曰島。山水之名約畧如此。

用筆

古人云有筆有墨。筆墨二字人多不曉。畫豈無筆墨哉。但有輪廓而無皴法。卽謂之無筆。有皴法而無輕重向背。雲影明晦。卽謂之無墨。王思善曰。使筆不可反。爲筆使。故曰石分三面。此語是筆亦是墨。

凡畫有用畫筆之大小。蠅爪者。點花。涿筆者。畫蘭。與竹筆者。有用寫字之兔毫。湖穎者。羊毫。雪鵝柳條者。有慣倚毫。尖者有專取禿筆者。視其性習。各有相近。未可執一。

鹿柴氏曰。雲林之倣關仝。不用正峰。乃更秀潤。關仝實正峰也。李伯時書法極精。山谷謂其畫之關鈕。透入書中。則書亦透畫中矣。錢叔寶遊文太史之門。日見其搦管作書。而其畫筆益妙。夏景與陳嗣初。王蒙端相友善。每於臨文。見草而竹法愈趨。與文士薰陶。實資筆力不少。又歐陽文忠公用尖筆乾墨。作方濶字。神采秀發。觀之如見其清眸豐頰。進趨擘如。徐文長醉後。拈寫字。敗筆作拭桐美人。卽以筆涿兩頰。而丰姿絕代。轉覺世間。

鉛粉爲垢。此無他。蓋其筆妙也。用筆至此。可謂珠撒掌中。神遊化外。書與畫。均無岐致。不寧惟是南朝詞人。直謂文爲筆。沈約傳曰。謝元暉善爲詩。任彥昇工於筆。庾肩吾曰。詩旣若此。筆又如之。杜牧之曰。桂詩韓筆愁來。讀似倩麻姑。癢處抓。夫同此筆也。用以作字。作詩。作文。俱要抓着。古人癢處。卽抓着。自己癢處。若將此筆。作詩。作文。與作字。畫。俱成一。不痛不癢。世界會須早斷。此臂有何用哉。

用墨

李咸惜墨如金。王洽潑墨。瀦成畫。夫學者必念惜墨。潑墨四字。於六法三品。思過半矣。

鹿柴氏曰。大凡舊墨。祇宜畫舊紙。倣舊畫。以其光銛盡歛。火氣全無。如林逋。魏野。俱屬典型。允宜並席。若將舊墨。施於新繪。金牋。金箋之上。則翻不若新墨之光彩。直射。此非舊墨之不佳也。實以新楮繪。難以相受。有如置深山。有道之淳古衣冠。於新貴暴富座上。無不掩口。胡盧臭味。何能相入。余故謂舊墨。畱畫舊紙。新墨。用畫新繪。金楮。且可任意揮灑。不必過惜耳。

重潤渲染

画石之法。先從淡墨起。可改可救。漸用濃墨者爲上。董源坡脚下多碎石。乃画建康山勢。先向筆畫邊皴起。然後用淡墨破其深凹處着色。不離乎此石着色。要重。董源小山石。謂之礬頭。山中有雲氣。皴法要滲軟。下有沙地。用淡墨掃屈曲爲之。再用淡墨破。

夏山欲雨。要帶水筆。暈開山石。加淡螺青於礬頭。更覺秀潤。○以螺青入墨。或藤黃入墨。画石其色亦浮潤可愛。○冬景借地爲雪。以薄粉暈山頭。濃粉點苔。○画樹不用更

重。榦瘦枝脆。卽爲寒林。再用淡墨水重過。加潤之。則爲春樹。○凡画山着色。與用墨必有濃淡者。以山必有雲影。有影處必晦。無影必有日色。處必明明。處淡晦處濃。則画成儼然。雲光日影浮動于中矣。○山水家画雪景。多俗。嘗見李營丘雪圖。峰巒林屋。盡以淡墨爲之。而水天空濶處。全用粉填。亦一奇也。○凡打遠山。必先以香朽其勢。然後以青以墨。一一染出。初一層色淡。後一層略深。最後一層又深。蓋愈遠者。得雲氣愈深。故色愈重也。○画橋梁及屋宇。須用淡墨潤。一二次。無論着色與水墨。不潤卽淺薄。○王

叔明画有全不設色。只以赭石淡水潤松身。略勾石廓。便手采絕倫。

天地位置

凡經營下筆。必留天地。何謂天地。有如一尺半幅之上。上留天之位。下留地之位。中間方主意定景。竊見世之初學。據爾把筆。塗林滿幅。看之填塞人目。已覺意阻。那得取重。于賞鑒之士。

鹿柴氏曰。徐文長論画。以奇峰絕壁。大水懸流。怪石蒼松。幽人羽客。大抵以墨汁淋漓。烟嵐滿紙。曠若無天。密若無地。爲上。此語似與前論未合。曰文長乃瀟灑之士。却于極填塞中。具極空靈之致。夫曰曠若。曰密如。於字句之縫。早逼露矣。

破邪

如鄭顛仙。張復陽。鍾欽禮。蔣三松。張平山。汪海雲。吳小仙。於屠赤水画箋中。直斥之爲邪魔。切不可使此邪魔之氣。繞吾筆端。

去俗

筆墨間。寧有穉氣。毋有滯氣。寧有霸氣。毋有市氣。滯則不

生市則多俗。俗尤不可侵染。去俗無他法。多讀書則書卷之氣上升。市俗之氣下降矣。學者其慎旃哉。

設色

鹿柴氏曰。天有雲霞。爛然成錦。此天之設色也。地生草樹。斐然有章。此地之設色也。人有眉目唇齒。明皓紅墨。錯陳於面。此人之設色也。鳳擅苞。鷄吐綬。虎豹炳蔚。其文山雉離明。其象此物之設色也。司馬子長。援據尚書。左傳。國策。諸書。古色燦然而成。史記。此文章家之設色也。犀首張儀。變亂黑白。支辭博辨。口橫海市。舌捲蜃樓。

務爲鋪張。此言語家之設色也。夫設色而至於文章。至於言語。不惟有形。抑且有聲矣。嗟乎。大而天地。廣而人物。麗而文章。瞻而言語。頓成一着色世界矣。豈惟畫然。卽淑躬處世。有如所謂倪雲林。淡墨山水者。鮮不唾面。鮮不噴飯矣。居今之世。抱素其安。施耶。故卽以畫論。則研丹攄粉。稱人物之精工。而淡黛輕黃。亦山水之極致。有如雲橫白練。天染朱霞。峰轟會青。樹披翠鬣。紅堆谷口。知是春深。黃落車前。定爲秋晚。胸中備四時之氣。指上奪造化之工。五色實令人目聰哉。

又曰王維皆青綠山水。李公麟盡白描人物。初無淺絳色也。昉於董源。盛於黃公望。謂之曰吳裝。傳至文沈。遂成專尚矣。○黃公望皴。倣虞山石面。色善用赭石。淺淺施之。有時再以赭筆勾出大概。○王蒙多以赭石和藤黃。着山水。其山頭喜蓬蓬鬆鬆。畫草。再以赭色勾出。時而竟不着色。只以赭石着山水中。人面及松皮而已。

石青

畫人物可用滯笨之色。畫山水則惟事輕清。石青只宜用所謂梅花片一種。以其形似故名。取置乳鉢中。輕輕着水

乳細。不可太用力。太用力則頓成青粉矣。然卽不用力。亦有此粉。但少耳。研就時。傾入磁盞。略加青水攪勻。置少頃。將上面粉者撇起。謂之油子。油子只可作青粉。用着人衣服中間一層是好青。用畫正面青綠山水。着底一層。顏色太深。用以嵌點夾葉。及襯絹背。是之謂頭青。二青。三青。凡正面用青綠者。其後必以青綠襯之。其色方飽滿。有一種石青。堅不可碎者。以耳垢少許。彈入。便研細如泥。墨多麻亦用此。出岩栖幽事。

石綠

方子園書傳 卷一 十二
研石綠亦如研石青法。但綠質甚堅。先宜以鐵椎擊碎。再入乳鉢內用力研。方細。石綠用蝦蟇背者佳。亦水飛作三種。分頭綠二綠三綠。用亦如用石青之法。

青綠加膠必須臨時以極清膠水投入碟內。再加清水。溫火上略鎔用之。用後卽宜撇去膠水。不可存之于內。以損青綠之色。撇法用滾水少許投入青綠內。并將此碟子安滾水盆內。須淺不可沒入。重湯頓之。其膠自盡。浮於上。撇去。上面清水則膠淨矣。是之謂出膠法。若出不淨。則次遭取用。青綠便無光彩。若用則臨時再加新

膠水可也。

朱砂

用箭頭者良。次則芙蓉塊。足砂。投乳鉢中研極細。用極清膠水。同清滾水傾入盞內。少頃。將上面黃色者撇一處。曰朱標。着人衣服用。中間紅而且細者是好砂。又撇一處。用画楓葉欄楯寺觀等項。最下色深而麓者。人物家或用之。山水中無用處也。

銀朱

萬一無朱砂。當以銀朱代之。亦必用標朱。帶黃色者。水飛

用之水花不入選。

近日銀朱多摻入小粉不堪用

珊瑚末

唐畫中有一種紅色。歷久不變。鮮如朝日。此珊瑚屑也。宣和內府印色亦多用此。雖不經用。不可不知。

雄黃

揀上號通明鷄冠黃。研細。水飛之法。與硃砂同。用西黃葉。與人衣。但金上忌用。金牋着雄黃。數月後。即燒成慘色矣。

石黃

此種山水中不甚用。古人却亦不廢。妮古錄載石黃用水。

一碗以舊蓆片覆水碗上。置灰。用炭火煨之。待石黃紅如火。取起置地上。以碗覆之。候冷。細研。調作松皮及紅葉用之。

乳金

先以素盞稍抹膠水。將枯徹金箔。以手指

剪去指甲

蘸膠一一

粘入。用第二指團團摩搗待乾。粘碟上。再將清水滴許。搗

開。屢乾屢解。以極細為度。

膠水不可着多多則浮起。不容細搗。只以濕而可粘為候。再

用清水將指上及碟上一一洗淨。俱置一碟中。以微火溫

之。少頃全沉。將上黑色水盡行傾出。晒乾。碟內好金臨用。

時稍稍加極清薄膠水調之不可多。多則金魚無光。又法將肥皂核內剝出白肉。鎔化作膠。似更輕清。

傅粉

古人率用蛤粉。法以蛤蚌殼煨過。研細。水飛用之。今閩中下四府堊壁。尚多用蚌殼灰以代石灰。猶有古人遺意。今則畫家概用鉛粉矣。其製以鉛粉將手指入細。蘸極清膠水於碟心。摩擦待摩擦乾。又蘸極清膠水如此十數次。則膠粉渾鎔。搓成餅子。粘碟一角。曬乾。臨用時。以滾水洗下。再清清滴膠水數點。撒上面者用。下則拭去。研粉必須手

指者。以鉛經人氣。則鉛氣易耗耳。

調脂

諺云。藤黃莫入口。胭脂莫上手。以胭脂上手。其色在指上。經數日不散。非用醋洗不退。須用福建胭脂。以少許滾水略浸。將兩筆管。如染坊絞布法。絞出濃汁。亦須澄出木溫。縣之細渣滓。水頓乾用之。

藤黃

本草釋名載郭義恭廣志謂岳鄂等州。崖間海藤花蕊。敗落石上。土人收之。曰沙黃。就樹採擷。曰蠟黃。今訛為銅苗。

方寸園畫傳 卷一 十五
為蛇矢。謬甚。又周達觀直獵記云。黃乃樹脂。番人以刀斫樹枝滴下。次年收之者。其說雖與郭異。然亦皆言草木花與汁也。從無鱗蛇矢之說。但氣味酸。有毒。蛙牙齒貼之即落。舐之舌麻。故曰莫入口耳。當揀一種如筆管者。曰筆管黃。最妙。

舊人畫樹。率以藤黃水入墨內。畫枝幹。便覺蒼潤。

靛花

福建者為上。近日棠邑產者亦佳。以漚藍不在土坑未受土氣。且少石灰。故色迥異他產。看靛花法。須揀其質極輕。

而青翠。中有紅頭。泛出者。將細絹篩。摭去草屑。茶匙少少滴水。入乳鉢中。用椎細乳。乾則再加水。潤則又為搗。凡靛花四兩。乳之。必須人力一日。始浮出光彩。再加清膠水洗淨。杵鉢盡。傾入巨盞內。澄之。將上面細者撇起。盞底色。麤而黑者。當盡棄去。將撇起者。置烈日中。一日晒乾。乃妙。若次日。則膠宿矣。凡製他色。四時皆可。獨靛花必俟三伏。而畫中亦惟此色。用處最多。顏色最妙也。

草綠

凡靛花六分。和藤黃四分。即為老綠。靛花三分。和藤黃七

分。即為嫩綠。

赭石

先將赭石揀其質堅而色麗者為妙。有一種硬如鐵。與爛如泥者。皆不入選。以小沙盆水研細如泥。投以極清膠水。寬寬飛之。亦取上層。底下所澄。麓而色慘者棄之。

赭黃色

藤黃中加以赭石。用染秋深樹木。葉色蒼黃。自與春初之嫩葉淡黃有別。如着秋景中。山腰之平坡。草間之細路。亦當用此色。

老紅色

着樹葉中丹楓鮮明烏柏冷豔。則當純用硃砂。如柿栗諸夾葉。須用一種老紅色。當于銀朱中加赭石着之。

蒼綠色

初霜木葉。綠欲變黃。有一種蒼老黯淡之色。當於草綠中。加赭石用之。秋初之石坡土逕。亦用此色。

和墨

樹木之陰陽。山石之凹凸處。於諸色中。陰處凹處。俱宜加墨。則層次分明。有遠近向背矣。若欲樹石蒼潤。諸色中。盡

可。加。以。墨。汁。自。有。一。層。陰。森。之。氣。浮。于。丘。壑。間。但。硃。色。只。宜。淡。着。不。宜。和。墨。

余將諸件重滯之色。紛羅于前。而以赭石靛花清淨之品。獨殿于後者。以見赭石靛花二種。乃山水家日用尋常有。實主之誼焉。丹砂石黛。有如峩冠博帶。揖讓雍容。安得不居前席。有師行之法焉。凡出師以虎賁前攻。羽扇幕後。則丹砂石黛皆吾虎賁也。又有德克之符焉。滓穢日。以去清虛日。以來則赭石靛花。又居清虛之符。藝也。而進乎道矣。

絹素

古画至唐初皆生絹。至周昉韓幹後方以熟湯半熟。入粉搥如銀板。故人物精彩入筆。今人收唐画。必以絹辨。見文麓。便云不是唐。非也。張僧繇画。閻本立画。世所存者。皆生絹。南唐画。皆麓絹。徐熙絹。或如布。宋有院絹。勻淨厚密。有獨梭絹。細密如紙。潤至七八尺。元絹類宋。元有宓機絹。亦極勻淨。蓋出吾禾魏塘宓家故名。趙子昂盛子昭多用之。明絹內府者。亦珍等宋織。

古画絹淡墨色。却有一種古香可愛。破處必有鯽魚口連。

有三四絲不直裂也。直裂者偽矣。

礬法

絹用松江織者不在銖兩重。只揀其極細如紙而無跳絲者。粘幘子。即杼子也之上左右三邊。其邊若緊須打濕粘幘下不爾則扯不開矣

以竹簽簽之。以細繩交互纏幘。其結死結待上礬後扯平無凹。

無偏。然後打死結如絹長七八尺則幘之中間宜上一撐棍。凡

粘絹必俟大乾方可上礬。未乾則絹脫矣。礬時排筆無侵

粘邊。侵亦絹脫矣。即候乾不侵粘處。因梅天吐水而絹欲

脫則急以礬搽邊上。又萬一侵邊而有處欲脫則急以竹

削鼠牙釘釘之。礬法夏月每膠七錢。用礬三錢。冬月每膠

一兩。用礬三錢。膠須揀極明而不作氣者。近日廣膠多入

麩麵。假造不堪用。礬須先以冷水泡化。不可投熱膠中。投

入便成熟礬矣。凡上膠礬必須分作三次。第一次須輕些。

第二次飽滿而清清上之。第三次則以極清為度。膠不可

太重。重則色慘。而画成多迸裂之虞。礬不可太重。重則絹

上起一層白。鋪画時滯筆。着色無光彩。凡画青綠重色画

成時宜以極輕礬水以大染筆輕輕托色上。裱時方不脫

落。絹背襯處亦然。礬時幘子宜立起。排筆自左而右。一筆

挨一筆橫刷。刷宜勻。不使其漬處一條一條。如屋漏痕。如此細心。礬成。卽不畫亦屬雪淨。江澄。殊可締玩。若畫遇稍。麗之絹。則用水噴濕。石上槌眼匾。然後上幀子礬。

紙片

澄心堂宋紙及宣紙。舊庫疋紙。楚紙。皆可任意揮毫。濕燥由我。惟宣紙中之一種鏡面光。及數揭而麗且薄之高麗紙。雲南之研金牋。與近日之灰重水性多之時紙。則爲紙中奴隸。遇之卽作蘭竹。猶屬違心也。

點苔

古人一畫多有不點苔者。苔原設以蓋皴法之慢亂。旣無慢亂。又何須挖肉做瘡。然卽點苔亦須于着色諸件。一一告竣之後。如叔明之渴苔。仲圭之攢苔。亦自不苟也。

落款

元以前多不用款。或隱之石隙。恐書不精。有傷畫局耳。至倪雲林字法迢逸。或詩尾用跋。或跋後系詩。文衡山行款清整。沈石田筆法灑落。徐文長詩詞奇橫。陳白陽題誌精卓。每侵畫位。翻多寄趣。近日俚鄙匠習。宜學沒字碑。爲是

煉磔

芥子園畫傳 卷一
凡顏色碟子。先以米泔水溫溫煮出。再以生薑汁及醬塗
底下。入火煨頓。永保不裂。

洗粉

凡画上用粉處。黴黑。以口嚼苦杏仁水洗之。一二遍即去。

揩金

凡金箋金扇上。有油不可畫。以大絨一塊。揩之。即受墨矣。
用粉揩固去油。但終有一層粉氣。亦有用赤石脂者。終不
若大絨之爲妙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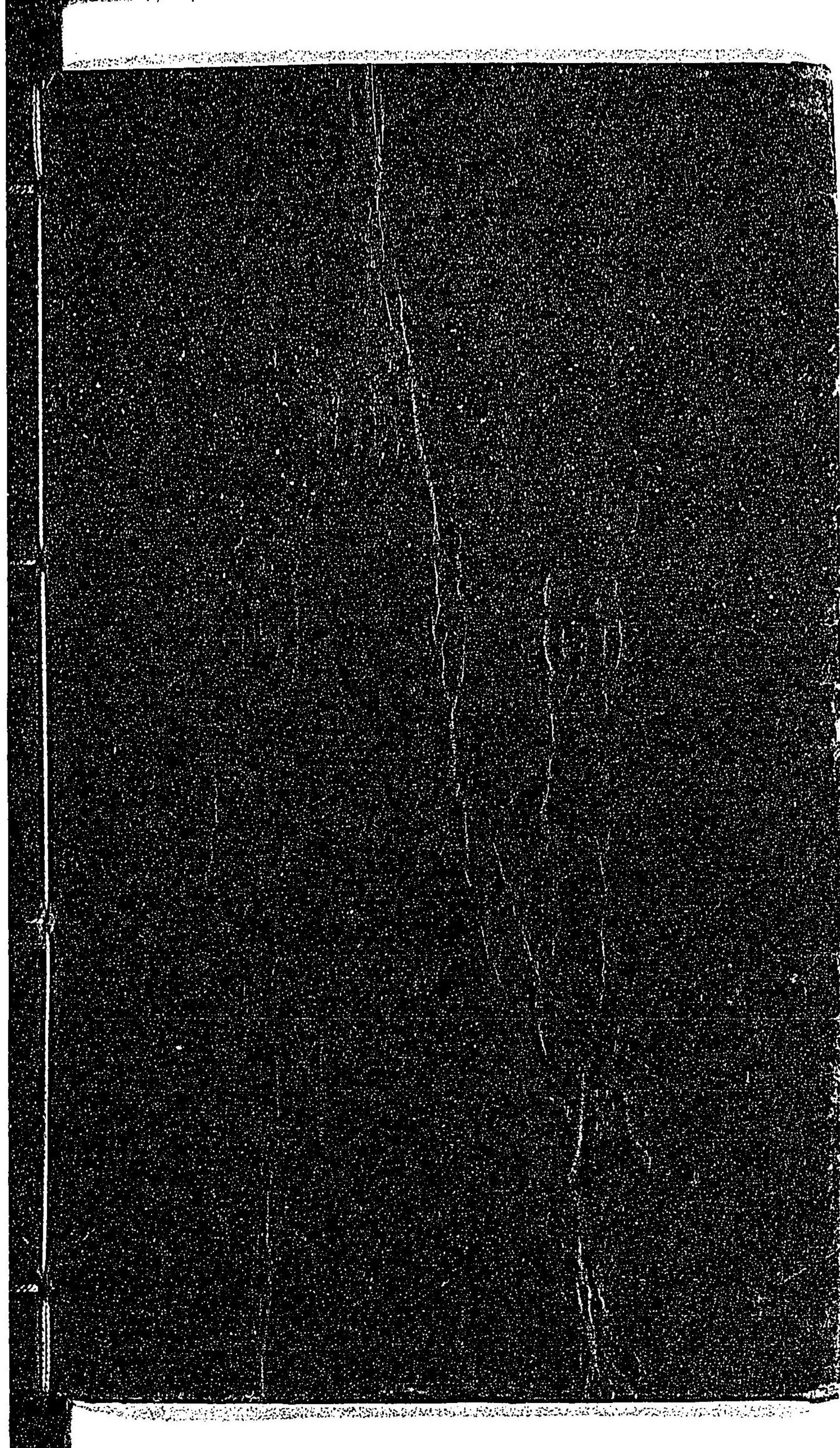
礬金

凡金箋金起難畫。及油滑膠滾。畫不上者。但以薄薄輕礬
水刷之。即好畫矣。如好金牋畫完時。亦當上以輕礬水。則
付裱無迸裂粘起之患。

往余侍櫟下先生。先生作近代畫人傳。亦曾問道
於盲。有所商榷。余退而成畫董狐一書。自晉唐以
迄昭代。或人系一傳。或傳列數賢。客有指爲畫海
者。尚刮鬪有待。茲特淺說。俾初學耳。然亦頗不惜
筆舌。誘掖。不惟讀書之士。見而了然。畫理。即丹青
之手。見而亦皇然讀書。客曰。此有苗格也。余急掩

其口時已未古重陽新亭客樵識

184
3



序

今人愛真山水與畫山水無異也當
其屏障列前幀冊盈几面彼崢嶸遐
曠峰翠欲流泉聲若答時而烟雲掩
靄時而景物清和宛然置身於一丘
一壑之間不必蠟屐扶筇而巳有登
臨之樂獨是觀人畫猶不若其自能



即
幅
十
三
年
香
后
邊
寫
物
行

